

池田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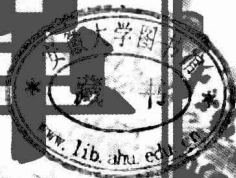
新
人間革命

第十五卷

港書

池田大作

新
人
間
革
命



宋

內頁插圖：內田健一郎

封面繪圖：蘇東天

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Gakkai, 2006

Chinese orthodox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osmos Books Ltd., 2006

書名：新・人間革命（第十五卷）

著者：池田大作

譯權：創價學會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查詢電話：2861 1022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版次：二〇〇六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蘇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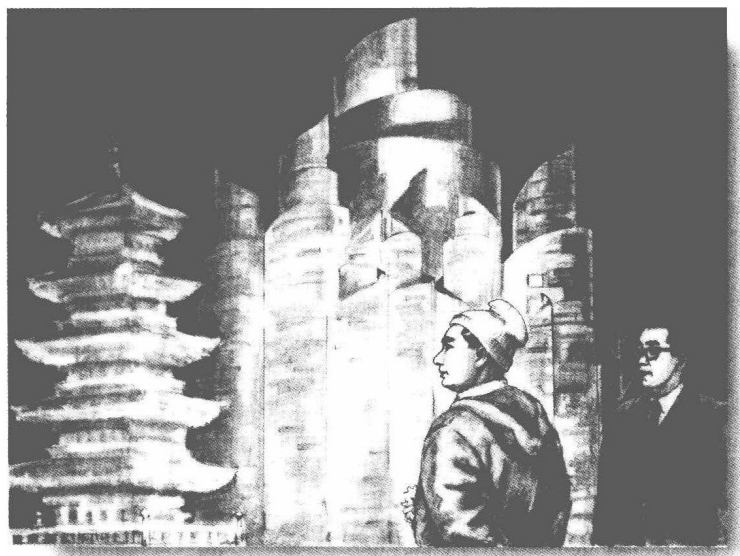
創價大學

67

開花

199

蘇 生



這是宣告生命復興之晨的號炮。

「廣宣流布，就是在『妙法大地上展開的大文化運動』！」

山本伸一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本部總會席上以這句宣言揭開了新時代的帷幕。

在妙法大地上展開的大文化運動，是以佛法人本主義為根本的社會建設。

肥沃的土壤上，各種草木繁茂生長。同樣，用佛法的大生命哲學耕耘人的精神，偉大的文化之花就一定會盛開，歌頌人性的時代也必定能建設起來。

不，更非如此不可。那就是佛教徒的社會使命。

牧口常三郎初代會長曾經大聲吶喊：「除了救人救世，宗教還有甚麼社會意義？」

一九七〇年秋，創價學會正式開始致力於創造人性文化。

伸一痛感現代社會近年來忘掉開拓人的精神、一味追求方便和豐裕，使社會產生「質」的變化，最具象徵性的事例就是公害問題日益嚴重。

那時，痛痛病、水俣病等訴訟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

痛痛病是長年食用被鎘金屬污染的水和農產品而造成的疾病。

持續吸收鎘金屬，使人體的鈣質新陳代謝發生變異，骨質軟化變形，或者折斷。有些人打個噴嚏就骨折了。

腰、肩、膝等全身劇痛，哭喊「痛啊！痛啊！」，所以取名痛痛病。

由於身體劇痛，有些人夜不能寐，消瘦衰弱，以致死亡。

由於這個病與荷爾蒙有關，患者多是中年以上的婦女。此病多在北陸一帶的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發生，長期以來被視作地方病。

當地的開業醫生和岡山大學的教授起來探明原因，着手調查。一九六一年六月，日本整形外科學會總會的會場一片騷動。

致力於神通川流域痛痛病研究的開業醫生萩野昇發表了研究結果。

——問題在於上游某大金屬公司的金屬礦場排放污水，裏面含有鎘金屬。

可是，行政當局遲遲未採取措施，過了五年半的一九六七年一月，所作的報告還指原因未明。態度始終是害怕惹起風波，維護大企業更重於維護人的生命。

政府終於注意到痛痛病的問題是這一年五月之後的事，在五月參議院的「產業公害及交通對策特別委員會」上，公明黨參議院議員大矢良彥在參議院上提出了痛痛病的問題。

公明黨全力解決公害問題，以守護生命尊嚴、實踐把人放在第一位的政治，把最大的重點放在保護人的生命上。

大矢把這個問題提交國會，契機是打到公明黨本部的一個電話，是致力於痛痛病研究的岡山大學教授小林純等人打來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公明黨參議院議員鈴本實就再次出現的足尾銅山礦毒事件，站在受害農民一方嚴厲追究大企業的責任。

小林在報紙上得知，給公明黨本部打電話，說同樣是礦毒問題，還有更嚴重的。那就是神通

川流域的痛痛病。

負責調查的是大矢。他立刻飛到岡山，見到小林。聽了介紹，他認為不能丟開不管。大矢還走訪了在中發現病因的當地醫生萩野昇。

萩野由於指出痛痛病的原因在於金屬礦場所排放的污水，一直遭到猛烈譴責。

萩野用幻燈片等方式揭露病人的悲慘狀況。

患者染上了病，被劇痛折磨，呻吟慘哭，乃至死亡，那情景給了大矢猛烈的衝擊，他的眼睛不禁噙滿淚水。

——竟然有這麼悲慘的事情！這明明白白是公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矢咬緊了嘴唇。

他拭去淚水，深施一禮。然後仰起臉，對萩野說：

「追究這件事是我們從事政治的人的責任。一直以來甚麼措施都沒有採取，我覺得非常的歉意。」

萩野聽了難掩驚訝之色，他默默地握緊大矢的手。

二人對視，目光閃亮。大矢說：

「我來負責揭露！我們要堅決地戰鬥！」

萩野也使勁地點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大矢在國會上提出質詢，這是第一次有人在國會場合提及痛痛病。厚生省對大矢的追究似乎很慌張。當地的國會議員大概擔心與大企業為敵會丟失「選票」，誰也不敢碰這個問題。

只有敢於與折磨民眾的社會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戰鬥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不敢戰鬥的就只是政客。

六月九日，大矢再次提出痛痛病問題。

他明確指出，原因就在於金屬公司屬下的礦場所排放的鎘金屬所造成的污染，政府應將之認定為公害，盡快對患者採取醫療保障的措施。

公明黨也在黨內成立了「痛痛病對策特別委員會」，草擬了包括醫療補償、救助補貼在內的「痛痛病對策緊急措施要項」，推進立法。

十二月，岡山大學教授小林純、醫生萩野昇等人以證人身份出席參議院的「產業公害及交通對策特別委員會」，指明病因，力陳患者的悲慘病情。

這些內容通過報道傳遍全國。一九六八年五月，政府斷定痛痛病的原因是位於神通川上游的大金屬公司礦場所排出的鎘金屬所造成的。

事態急轉直下。作為公害問題，政府認定了加害者，這是破天荒的事。

政治家保護國民生命的一念終於推動了政府。

向處於水深火熱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是政治的出發點，公明黨成立的意義即在於此。

一直受痛痛病折磨的人固不待言，就是對全國苦於公害的人來說，政府的見解也是一股巨大力量，人們有了希望。

痛痛病成為政府認定公害病的突破口。

九月，政府又認定水俣病是公害病，原因在於化學公司排出的工業廢水中含有的甲基水銀化合物是病源。

水俣病發生在九州熊本縣南部的水俣，是一種因甲基水銀中毒引起的神經疾病。患者會出現四肢感覺障礙、運動失調、語言障礙、視野狹窄、震顫等症狀，嚴重者則會死亡。

魚貝類被工業廢水甲基水銀化合物污染了，食用過多就會染上此病。

據說居民之間在一九五三年前後就開始出現變異的情況，但大約一年前，水俣灣周圍就有很多貓隻有異常的行動。

貓老在一個地方打圈子，或者往牆壁、爐火裏擦，其異常的行動惹人注意。狗和豬也出現同樣的異常現象。

還有魚翻白漂在海上。空中飛翔的烏鴉、海鳥忽然掉了下來。

人們感到這是可怕的徵兆。終於在居民當中也開始出現變異的病徵。

手腳麻痺，走路跌倒，說話含糊不清，視野變小，好像看管子似的，耳朵重聽，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訴說此類症狀的人數不斷增加，而且症每況愈下。有些人身體竟然不能動了，或者聽不懂話了。

也有人莫名其妙地又哭又笑，然後身體逐漸衰弱，以致死去。這是連醫生也第一次遇到的疾病。

病原因不明，因而也只有將之診斷為「腦炎」甚麼的。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水俣保健所接到醫院的報告，知道原因不明的中樞神經疾患逐漸增加。五月末，水俣市設立「怪病對策委員會」，着手調查病因。

當初醫生懷疑水俣病會傳染，就要患者住進隔離病房，並對患者進行家居消毒。

人們在經過有患者的住戶前，會捏着鼻子趕快跑過去。左鄰右舍也害怕被傳染，不敢再來串門了。不允許使用井水，孩子也失去了夥伴。

患者家屬去買東西，店家不用手接錢，用小筐或筷子接錢找錢。這些因無知而產生的偏見，加深了病者及家屬的痛苦。

熊本大學受怪病對策委員會的委託，組成水俣病醫學研究班，開始進行調查研究，十一月中發表了中期報告。

——從患者身上難以確定病原菌。從患者症狀推斷，這是「某種重金屬」引起的中毒。

懷疑患病的原因是攝取了被污染的海產的毒素，而污染海產的元兇可能是當地大化學公司的工業廢水。

一九五七年一月，水俣市漁業協同組合聽了熊本大學水俣病醫學研究班的見解，就開始行動起來。

他們要求化學公司停止排放工業廢水，安裝淨化裝置，排出的廢水要保證無害。

然而，化學公司卻矢口否認與水俣病有關，繼續排放有毒的污水。二月，熊本大學水俣病醫學研究班建議熊本縣作出決定，應禁止在水俣灣捕魚，以防止疾病發生。

但縣政府以發病原因物質尚未確定，不能以此為理由禁止捕漁作業，不接受這個建議。厚生省也認為，沒有根據證明灣內所有魚貝都有毒，難以禁止捕撈。

法律條文框框竟比人命優先！

法律是為甚麼而設的？行政是為甚麼而立的？究其實，這所有的一切都必須是為了保護人、保護人命的。反應的遲緩，加深了水俣病的災難。

測試導致水俣病的「某種重金屬」到底是甚麼，徹底查明的工作也遲遲沒有進展。

指出有可能是有機汞，這已是醫學研究班中期報告發表兩年半之後一九五九年七月的事。

可是，化學公司仍然不肯承認責任，還指使御用學者反駁，說原因不在於工業廢水。

這時，化學公司附屬醫院的醫生進行了實驗，用澆上工廠廢水的東西餵貓。三個月後，一隻貓出現了水俣病症狀。工廠高層接到報告，下令停止實驗。實驗結果被蓋住了，未予發表。

按說，工廠方面理應覺察到其原因是他們排放的廢水，卻繼續堅持否認。

水俣病的發病者從水俣一帶向不知火海（地名）沿岸蔓延。當地的魚穫完全賣不出去，漁民因此生活困頓。

一九五九年八月，水俣市漁協展開了要求賠償的運動，十月，不知火海沿岸的漁民奮起。十一月，漁民怒不可遏，衝進工廠，破壞一部份設施，發生了騷亂。

其後，縣知事設立調停委員會，出面為化學公司和熊本縣漁業聯合會調解。

最終，化學公司同意賠償，但那只是為了令漁民閉嘴。當初縣漁聯要求補償二十五億日圓。但結果只是補償三千五百萬日圓，再融資六千五百萬日圓。

而且，示威遊行時衝進工廠所造成的損壞，也要從補償中扣除一千萬日圓。

每戶僅僅攤分到一萬五千日圓。漁民的生活道路還是絕路一條，這丁點補償未免太少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受害者組織的水俣病患者家庭互助會正式要求化學公司補償每名患者三百萬日圓。

公司方面予以拒絕，互助會成員決定採取抗議行動，在工廠前靜坐。

對於他們的行動，周圍投射過來的目光卻是冷漠的。

水俣是靠這座工廠發展起來的城鎮。患者一鬧事，工廠就會關門，這會使城鎮的經濟衰退。很多人抱着這樣的想法。

以縣知事為中心的調停委員會居間調停，化學公司和互助會簽訂了慰問金協定。

但這是一個苦澀的選擇，因為調停委員說倘不接受這個方案他們就不再調停。

慰問金是死者三十萬日圓，倖存者成年人每年十萬日圓，未成年的每年三萬日圓，殮葬費二萬日圓。

化學公司跟患者及家屬互助會簽訂的協定裏，其中一項重要的條款是：即使將來水俣病起因確定是由於工廠排水造成也不能再提任何要求的賠償。

這協定不能不說是一個伏筆，說明他們預計病因將會被證明是工廠的排水造成的。

雖然這條款後來獲法庭宣佈無效，但可以說，促成如此協定的調停委員是站在化學公司一邊的。

很多人不得已拿了這筆錢，心中卻難以平復下來。

人的生命本來是不能用金錢來換算的，況且從慰問金協定中絲毫也感受不到公司方面的謝罪之「心」和作為人的「眼淚」。

一九六八年九月，政府總算下了結論，水俣病的原因是化學公司工廠排放的汞化合物引起的。患者得到官方確認則已經是事發十二年後的事了。

在此之前，被判定為水俣病的患者，生存和死亡合計為一百一十一人。政府認定水俣病為公害之後，居民陸續去接受醫學檢查，最終被認定為水俣病患者的超過二千人。

還有一萬多人雖未獲認定，但是有感覺障礙等症狀而被確認受汞污染影響，從化學公司得到一筆賠償。

倘若再加上那些未接受檢查診斷的人及以前死去的人，那麼，該有多少人深受其害，多少寶貴生命成了犧牲品啊！

政治的緩慢處理還導致一九六五年新潟縣阿賀野川流域發生了第二次水俣病。

這完全是重蹈覆轍，又何其愚昧！

傾聽民眾的痛苦呼喊，為之而捨命戰鬥，這不就是政治家的使命嗎？

水俣病患者及家屬後來為了獲得補償又進行了漫長的鬥爭。

一位受害者說：「錢是一分也不要的。要的是公司的頭頭們挨個來喝喝水銀母液。從上往下挨個四十二人。他們的夫人們也來喝，生一個胎兒性的孩子。然後依次就會有六十九人得了水俣病。還有一百多人將成為潛在性的患者。這樣行嗎？」（引自石牟禮道子著《苦海淨土 我的水俣病》，講談社刊行）

所謂胎兒性，是在胎兒時期形成的先天性水俣病。

人命是用錢買不到的，但是，日本擺在第一位的不是為保護人命而對公害採取防禦措施，擺在第一位的是經濟。結果造成公害蔓延，發生痛痛病、水俣病，還有四日市的哮喘病等。

公害問題令山本伸一痛心，一直在深思如何解決。明治以後，日本以趕超歐美列強為目標，傾力「富國強兵」、「殖產興業」。

國家最重視的是興辦產業、擴大生產，為的是使國家強大、富裕，而不是着眼於保護、珍惜每一個國民的生命。

日本的「公害起點」——足尾銅山礦毒事件也是一個象徵。

雖然礦毒災害日益擴大、加重，政府卻無意下令軍事所需的銅礦停產。不僅如此，一九〇〇年為阻止受害民眾大舉上京請願，還出動了警察和憲兵。

用軍刀砍，拳打腳踢，施加暴力，帶頭的人接連被捕。權力暴露了真面目。終其一生反對礦毒的政治家田中正造發出怒吼：

「屠民乃屠國家也……」

有國民才有國家，國家應該保護民眾。可以說，戰後日本也一直視企業利益比人命優先。日蓮大聖人在〈立正安國論〉中引用《仁王經》：「國土亂時，先鬼神亂。」（中御一·第四頁）所謂「鬼神亂」，就是思想混亂。

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高於人的生命，這種本末倒置的想法不正是思想混亂之極致嗎？

山本伸一認為，水俣病也好，痛痛病也好，原因都是廢水，而排放廢水的企業並非不知道汞化合物和鎘金屬的毒性。把這種東西排入居民賴以為生的河川湖海會產生甚麼後果，不是顯而易見的吗！

然而，公害成為社會問題以後，技術人員和企業領導全裝作沒看見。結果寶貴的人命一個又一個地被奪去。

為了維護企業利益，剝奪人命也在所不惜，在這種經濟動物的傲慢態度之中，隱含着如此的魔性思維。

雖然出現了大量死者和患者，但隨意造成公害的企業拿所謂的「科學根據」作盾牌，企圖蒙混過去。

行政當局認為企業是重要的財源，所以，理應保護居民的措施顯得軟弱無力。

得到企業支援的政治家亦狡猾地袒護企業。

居民當中也有不少人居服或討好企業，始終認為螳臂不能擋車，而應順應時勢。這種「明哲保身」和「互相依賴」的態度形成一個巨大架構，造成了眾多犧牲者。

山本伸一對公害的蔓延無比憤怒，並抱有強烈的危機感。

他決心挺身而起，要從地球上消滅公害。這是佛教徒的使命。

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的本部總會席上，他談到環境污染的公害問題正日趨嚴重。

接着在八月舉行的男子部、女子部、婦人部夏季講習會上又論述了公害問題。

「環境公害是威脅人類生存權利的魔性，正逐漸露出面目。要知道，跟魔性戰鬥，守護生命尊嚴，是我們的使命。我在此斷言，唯有靠佛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九月和十月，伸一還就公害問題寫了兩篇文章。

一篇是一家大出版社發行的綜合性月刊雜誌約稿，以〈難道日本是公害實驗國嗎？〉為題，他引弓射出反公害鬥爭的鳴鏑。

他首先在文中聲討道，水俣病、痛痛病等與其說是「公害」，不如說其本質是缺乏道德責任的企業所造成的「事件」，那是「未必故意殺人」。

用正義之心磨利的筆是切除「惡」的最鋒利手術刀。接着伸一闡述了今後必須視為真正公害而採取措施的，是全球性空氣、水質、土地的破壞與污染。

這是憑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道德責任感與努力亦難以解決的問題，加害的同時也逃不掉受